

黃牛慘案

拉馬·特羅蒂 著
張建濤 譯校



黃 牛 慘 案

〔美〕拉馬·特羅蒂著

張 建 譯

滿 濤 校

中 國 電 影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 北 京

The Ox-bow Incident
by Lamar Trotti
Best Film Plays 1943-44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黄牛惨案

統一書號：10061·258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含餞寺12號)

開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 印張 3 $\frac{1}{8}$ • 插頁 1 • 字數：63,000

1963年4月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冊 定價：0.40元

財經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第一 部 分

〔淡入〕（字幕）“内华达①，1885”〔淡出〕

〔淡入〕勃列杰井②的荒凉街道，一条喘着气的疲乏老狗，一瘸一瘸地穿过街道。背景上有两个牧童③骑着马进入小镇。他们是阿特·克罗夫特和杰尔·卡特。杰尔是个魁伟，结实，爱打架的小伙子。阿特是个又高又瘦的憨直的年轻骑手。这个过去曾是驿站的小镇，现在已发展成为牧牛人的村落了。离开街道稍后一点是一排房子——一些以木料或不上油漆的木板建成的房子，并列着的是几幢用砖头或油漆的护墙板砌成的房子。院子里紫丁香和一些别的花正在盛开着。街面很干燥，留下了纵横交错的车辙和马蹄重重的践踏的痕迹。街道的另一边有一所教堂，大门已钉上了木条，更远一点有一家杂

① 内华达是美国西部的一个州。

② 勃列杰井是内华达州的一个镇。

③ 美国西部为牧场骑着马看牛的人。

貨鋪，是阿瑟·德維斯開的（門口有刻着他姓氏的招牌）。雜貨鋪隔壁是土地和礦山經售處的辦公室，斜對過是門口有着兩層陽台的店面陷入地下的勃列杰井小客棧。

鏡頭隨着杰爾和阿特移動。

杰爾：這兒比印第安人^①的坟地還淒涼。

阿特點頭微笑，表示同意，鏡頭隨着他們轉向達比酒吧，酒吧門口挂着“達比酒吧兼營旅館”的招牌。大門前面系着几匹馬。現在門前只有一個名叫門提·史密斯的魁偉，肮脏，嘴里凶实际上胆子小的人，一头乱蓬蓬的白发垂到肩上。門提是鎮上的二流子——他那愛挑眼，自以為是的脾氣，使人都有點害怕他。他倚靠在酒吧門前的拱廊柱子上，用一根小木片剔着牙，不時吐口唾沫。他對阿特和杰爾瞅了一眼，點了點頭，眼睛又瞟着別處了，仿佛正在想什么事似的。杰爾和阿特沒有理他，跨下馬背，拴好馬，穿過狹窄的木板人行道，走上三級的台阶，到了達比酒吧的門口，那是個高而窄的雙面門，門鑲板上飾有霜花花紋，上面有兩個環，環里面刻着達比的名字。

〔達比酒吧的内部〕這裡又冷又暗，地板上鋪着木屑。室內的一邊是和房間一般長的賣酒長柜台。另外一邊擺

① 原文是Plute's graveyard（派攸特坟地），派攸特是印第安人的一個部族名。

着四张绿色桌面的桌子。靠后面的一张桌子上坐着四个人正在打扑克。他们弯着背安静而认真地玩着牌，看来已经玩得很久了。达比本人在柜台后面——他是个高而瘦的“慢条斯理”型的人，白头发梳得正好盖住头上一块秃斑，手和手腕大而多节，胳膊很长，可以坐在柜台紧后面揩抹柜台。虽然柜台上很干净，他还是不断地揩抹着。当杰尔和阿特走进酒吧来到柜台前面时，达比的脸上表情毫无变化，并没有问个好。

〔杰尔和阿特，近景〕杰尔把帽子推到后脑勺，胳膊交叉地放在柜台上，眼光越过达比凝视着柜台后面挂着的一幅画。

〔近景，一幅叫作“妇人和鸚鵡”的大而脏的油画〕上面有一个长得很粗壮的女人躺在榻上伸出了手，假装和手腕上的鸟逗着玩，其实是在鼓励背景上那个悄悄走近的男人。

〔杰尔和阿特〕两个人都盯住了那幅画。

达比：（还在擦着柜台）来点什么？

杰尔：这家伙走得可真慢。

达比：（并没看着画）我替他难受，好像就要走到那女的身边了，可还总是到不了。

杰尔：我觉得那女的还可以再带点儿劲。

达比：（枯燥地）别胡扯了。（稍停）来点什么？

杰尔：（还在玩味着那幅画）别催我。

达比：（对阿特）你喝什么？威士忌？

阿特：你这儿有什么？

达比：威士忌。

杰尔：（伸直身子）你碰到过这种人没有？整个冬天我都在盼望喝个痛快，可是他就有威士忌。（向达比）你说这糟不糟？

达比：（板着脸）是糟。

杰尔：（咧嘴笑了，情绪很好）一瓶威士忌，两只杯子。

达比拿出了一瓶酒和两个杯子。杰尔把杯子斟满了。他和阿特开始喝酒的时候，门提·史密斯挨近柜台，脸上露出有所希望的神色。杰尔皱皱眉头，但是阿特点了一下头，于是达比给史密斯斟上一杯。杰尔和阿特有意转过身来背对着史密斯。

达比：我说，你们俩有什么打算？

杰尔：（放下酒杯）非得有什么打算吗？

史密斯：（举起杯子）祝你健康。

他把酒一气喝干，慢步踱了出去，一边走一边系着腰带。大家没有理他。

达比：（对阿特，意指杰尔）好伙计，嗯？

阿特：（咧嘴笑了）他路过这儿来看看他女朋友还在不在镇上。

达比：（再把杯子斟满）他的女朋友？（杰尔瞪着眼睛

望着他)要是你说的是罗絲·玛本,那她可不在这儿了。
今年春天她乘第一挂马车上旧金山去了。

突然杰尔把手伸过柜台揪住达比的脖子,把他拖过了半个柜台。

杰尔:(低沉而愤怒地)你撒谎!她说她等着我的!
他和达比互相瞪住了一会儿。

达比:(心平气和地)可这是真的。

杰尔继续揪了他一会儿,然后一下子松开手。

杰尔:(暴怒地)这个鬼地方!(很快地一口气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达比:(平静地,又擦抹起柜台来了)我想是锁上的老娘儿们把她撵走的。(杰尔更凶狠地瞪着他)可也没出她的丑,也没骂她。她们只是正正当正的使她觉得在这儿待不住了。(他瞅着杰尔,微微眨了眨眼睛。)她没干什么,可老娘儿们不放心,怕她也许会干点儿什么出来。

杰尔又干了一杯,显然想快点喝醉。他很伤心。

杰尔:(痛苦地)你倒说说,这儿锁上有什么可乐的?

达比:除非你们想凑热闹也去追德鲁的女儿——

阿特:(断然地)咱们可不想!

达比:此外只剩一个没主儿的娘儿们了,她今年八十二,瞎了眼,还是个印第安人。(他们都对他瞪着眼)要不,(板着脸)就剩下吃,睡,喝酒,玩扑克,打架

五桩事，你们可以任选一样。（想起来了）或者你们可以打一盘台球，里屋有一张新桌子。

杰尔：（讽刺地）这可真了不起！

杰尔伸手去拿酒瓶，眼睛转过去望着大门。有两个人刚走进来。一个是杰夫·方利，另外一个 是骑手穆厄。穆厄约莫四十岁光景，长得很胖，连腰带都挤到肚子下面去了。方利是个高而瘦的骑手，有着浅黄头发和黯淡的含着敌意的眼睛。穆厄粗略地对室内点着头。方利往柜台上扔了一块银币，然后靠在上面没吭声。

达比：（一面拿出酒具）我看到里斯利还在这一带。

穆厄摆了摆脑袋表示同意，但似乎不高兴听到这句话。

阿特：（感到惊奇）你是说警长？（达比点点头）我以为他决不会在比里诺^① 还近的地方——除非他有特殊任务。

穆厄不吭声，抽了几口烟卷，瞟了方利一眼——然后吞下半杯威士忌。

阿特：还是上年秋天大伙儿谈论的偷牛党那码事儿？

穆厄：（绷着脸，显然不想谈这件事）也许是。方利拿起了酒瓶，和穆厄两个人沿着柜台走开，靠在柜台上背

① 里诺是内华达州西部的一个城市。

对着阿特和杰尔，很明显要避开他们俩。杰尔对他们瞪着眼，不满于这种对待。

杰尔：遇到扎手事儿了，嗯？

达比：（低声地）他们不喜欢聊这码事儿——除非是跟他们一伙儿的。

杰尔：（挑衅地）怕发现偷牛的是他们的熟人？

达比：难说。

阿特：（低声地）他们这个春天又丢失了一些？

达比：丢失了一些。

阿特：（身子凑过柜台去）丢失了多少？

达比：（又抹柜台）六百头光景。

阿特：找到线索没有？

达比：（低声地）他们在南口找到一小群黄牛走过的痕迹，还有马蹄印子。

杰尔：（举起酒杯）没看到有什么生人吗？

达比：（点着头）没什么生人——除了你们俩。

杰尔沉着地把酒杯搁在柜台上，瞪着达比。

杰尔：开什么玩笑。

达比：（咧嘴笑了）瞧谁认起真来了？

杰尔：可是你把我给拉扯上了。你给我讲点儿好听的。

达比：（看了杰尔一眼，又看了阿特一眼）别生气，卡特。我只是想把你们俩的处境告诉你们。

杰尔：（火大了）我跟你说话！

他准备扑过柜台去揪达比的脖子，但阿特拖住了他的胳膊。

阿特：算了，杰尔。（略停，对达比）他灌下了五杯威士忌，再加上为罗丝·玛本的事儿有点伤心。

杰尔：（愤怒地转向阿特）别再提罗丝，听见没有？

阿特：（和解地）好吧，杰尔。我不过是开开玩笑。你是受得了的，不是吗？

杰尔：当然受得了……可也得看什么玩笑。（他瞪着阿特的时候，穆厄向四面扫视了一下）

穆厄：（平静地，对阿特）你们在路上丢失了一些没有？

阿特：并不比冻死的跟被山狗咬死的还多。

杰尔：（转身对着方利，渴望一场好斗）偷牛的事儿还没眉目吧，方利？

方利：（不动声色地）你问有没有眉目？明人不必细讲。

达比猜想会出什么事，开始在柜台后面走动，准备着。他手里拿着一个酒瓶。

杰尔：（眯缝着眼睛）把话讲清楚。（方利听到这话，就伸手去摸他带的枪）

方利：（柔和地）这儿没弄清楚的事多着呢。

杰尔：还在讲偷牛的事儿吗？

方利：还有生人。

突然，杰尔扑向方利，挥拳打过去。方利躲过了杰尔的右拳，但杰尔挥起左拳击中了方利的嘴角。方利被打得晕头转向，跌倒在前窗下面。杰尔狂笑着，又待扑上去。阿特想拖住他，但没抓住。达比却得手了，他灵巧地用酒瓶一下子敲在杰尔的后脑勺上。杰尔蹶起身子一个跟斗栽倒在地上，背脊着地打了个滚，脸上现出傻呵呵，感到意外的苦笑。扑克桌上的几个人赶了过来，其中有杂货铺老板，满头银发的老头儿，阿瑟·德维希；他的年轻伙计，焦西和巴特累脱，他年纪最大，戴着一顶墨西哥阔边帽，穿一件长达两膝的大礼服。

达比：（赞赏地）他看样子挺高兴，你们说呢？

阿特瞅着达比笑了。其他人的紧张情绪松了下来，也都笑了。阿特弯身把杰尔拖到椅子上。

阿特：（笑嘻嘻地）他就是需要活动活动。每当他精神不济或是头脑不清的时候，他就不对劲，非得打一架才舒坦。（这时达比从柜台里拿出一壶水递给阿特）打赢打输对他都没关系，反正过后精神又好了。

阿特把水泼在杰尔脸上。杰尔很快地醒过来，眼睛朝上凝视着。〔那幅男人和女人油画的特写〕

杰尔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坐起来。

杰尔：那个家伙还没走到？

他摇了摇头使精神清醒一些。突然，他脸上出现

一种古怪的，呼吸屏息的表情。他用手轻轻地拍着嘴，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猛然从后门的出口冲了出去。大家看着杰尔匆匆忙忙跑出去，显然是去把中饭吐掉，忍不住发出一阵哄笑。〔渐隐〕

达比酒吧的外面，垃圾堆附近。杰尔弯下身子，两手搁在膝盖上，背部对着观众——现在已经完全吐空了。阿特站在他身旁，也是背部对着镜头。

杰尔：老天爷定下的规矩！现在我又得从头开始了。

阿特笑了，接着传来一阵马蹄在坚硬的土地上的奔跑声，阿特向四面望着。

一匹马在奔跑着，这时正好在一个拐角上进入大街。骑手伏在马背上，帽子推在后面；他拼命地驱马飞奔。杰尔仍旧弯着身子，对跑来的马漠不关心。

阿特：（还在眺望）那个人看样子是真急了。

杰尔：（擦着头）我说——达比没用拳头吧？

阿特：（咧嘴笑了）没有，用的是酒瓶。

杰尔直起身来，笑容满面。

杰尔：这就无所谓了。

阿特笑了，两人走回酒吧，杰尔仍旧有点摇摆不稳。

阿特：（这时正从后门进入酒吧）放过方利吧，好不好？

杰尔：（挑衅地）为什么？

阿特：你把他揍得挺凶——又让他出了丑。（杰尔立刻像个小学生似地咧嘴笑了）

杰尔：（急切地）我真打中了他吗？

阿特：我想你打中了他的脖子。

杰尔：（非常高兴）没骗我？

杰尔和阿特走进酒吧，那里显然出了什么岔子。方利站在靠近大门的地方，面对着一个叫作格里恩的眼神狂暴的十几岁的年轻人，周围围着一群骑手。穆厄握着方利的一条胳膊，德维斯握住了另外一条。

方利：（暴怒地）他妈的那个坏蛋——！

听了这句话，杰尔停步不走，神经紧张起来了，但是阿特抓住了他的胳膊。

格里恩：（激昂地挥动胳膊）我跟你说过，一枪正好打中脑袋！

人丛里发出一阵愤怒的低声细语。

〔近景〕方利和那群人，大家很沉默，并且都动火了。格里恩的阔边帽从前额推向后脑。他喘着气，但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方利伸手抓住了那年轻人的背心的两襟，使劲把他拉到身边，对准他的脸讲话。

方利：在哪儿出的事？

格里恩：（紧张地）就在山谷的东南角上，离他那牧场约莫有八哩路。

方利：你看到他了吗？

格里恩：没有，先生。可是沃耳森看见的。他看见他躺在太阳底下一条干涸的河里，子弹正好射穿了脑袋。

方利：什么时候？

格里恩：大约两点钟。不过他被打死，恐怕时间还要早一点，因为他们在牧场小道上找到了他的马。

方利：丢失了牛没有？

格里恩：他们说不上来——那边牧场里正有好多活儿等着他们干呢。

戴维斯：是沃耳森叫你来找我们的？

格里恩：不是，先生。他慌慌张张的，光是嚷着，要我去找警长。

方利一下子放松了那年轻人，转身推开人群走出了大门。其余的人都回过身来跟着他，只有达比留在门口向外望着，门提·史密斯挨近柜台开始喝干那些酒杯里的余沥。阿特和杰尔走向达比后面——眼光越过他注视着方利和其他的人。

阿特：偷牛贼干的？

达比：看来是这么回事儿。

杰尔：送了命的是谁？

达比：（没有转过身来）金凯。

阿特：金凯？方利的老伙伴儿？

达比：是啊，他们俩从小就一直搭着伴儿混事的——从潘汉德耳^①一直到杰克逊洞^②。

杰尔：对啦，我知道这个人。黑黑的，矮个儿，爱尔兰人，不爱讲话，喜欢唱个歌儿。（这时达比转过身来瞅着杰尔）

达比：这帮人会远远的赶上去抓住那个杀掉拉莱·金凯的家伙的。

歇了一会儿，达比又转过身去望着大街了。

阿特：（平静地）搞私刑干掉他？

达比：准是这样。

杰尔和阿特带着知道自己不被信任的那种人所常有的有点犯罪似的脸色彼此瞅了一眼。杰尔推开达比走了出去，阿特紧跟在后面。

大街上，方利像一个已经下定决心的人一样，缓慢而从容地跨上了马背。另外几个骑手正在解开马缰绳。

骑手：（一面在解缰）喂，方利！等一等！咱们去把塔特利找来组织一个民团^③！

方利：（刺耳地）我一个人就能逮住他们。

〔近景〕穆厄和德维斯站在木板人行道上忧虑地看着方利。

① 潘汉德耳（Panhandle）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别名。

② 杰克逊洞是美国地名。

③ 民团（Posse）是由州官召集帮同维持治安的公民组织。

穆厄：他疯啦！他很有毅力，可是他一冒火就疯啦。

他开始向方利走去，但德维斯冲下台阶赶过了他，跑向街心抓住了方利的马缰。马打了个转。方利向下看着这老头儿，像要打他似地。

德维斯：就算他们走了五个钟头，也不用那么急啊，杰夫。打这儿到第一道省界线有五百多哩地咧。

（方利两眼瞪着他）再说，也许他们有一大帮人，现在就是送了自己的命，也救不了金凯啦。

穆厄：（走近方利身边）格里恩那傻小子根本弄不清他们打哪儿走的。还是等一等，让我们先合计一下怎么做合适。

德维斯：（方利还是凶狠地瞪着他，他用手按着方利的腿，恳求地）说到金凯的事，我们大伙儿都站在你一边儿。这你全知道，老弟。可是咱们不能着急，得好好儿的组织起一个民团来。

穆厄：照这么办我们去了才准能把要抓的给抓回来。

方利：（向下对他们瞅了一会儿，考虑了他们讲的话，然后粗声粗气地）好。把民团凑起来吧。

这时德维斯和穆厄抬头望着他，松了一口气。人行道上，达比仍旧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毛巾。门提·史密斯在他背后。好几个骑手在前面解着马缰绳。杰尔和阿